

## 家有女儿

□未名湖

清澈见底。直到月末整理房间，妻发现她的小猪储钱罐重得抱不动，里面塞满了硬币和零钞。原来她以略低于学校小卖部的价格“救助”忘带作业本的同学，甚至买得多的同学还有会员价。小小的她有些不务正业，同学们都在认真学习的时候，她却在倒卖作业本，足显她的叛逆。当她的小产业被妈妈“查处”时，她还振振有词：“我的财产是受法律保护的，更何况我还付出了劳动呢！”她竟开始懂得捍卫自己的权利，即便理由稍显蹩脚，却也让我和妻看到了她正在构建属于自己的秩序。

中学时，家里次卧书桌抽屉成了她的“法外之地”。她的外公是位基层老法官，故而她总说她以后要学法律，未来要做法官、做检察官。我们便按照她的想法，给她买了一些法学启蒙的书籍，诸如《西窗法雨》《洞穴奇案》之类。但这些书的底下却偷偷压着武侠小说和几张游戏光盘。直到高考后整理房间，我们才发现那些藏在专业书籍下的秘密。她红着脸辩解：“娱乐权也是我的基本人权！”可是想到别人都在争分夺秒地学习，她却在家偷看小说、打游戏，不由得给她贴上了“叛逆少女”的标签。但当我们看到她不错的高考成绩时，也不能再放马后炮，去批评一个已经身心自由的准大学生了。我和妻忽然就理解了这种“叛逆”——就像她后来说的：“玩要尽兴，学要专心，这才是对时间的公正分配。”

到了大学以后，她热衷于学生工作，并且竞选上了校学生会的副主席。我想着她成绩不算拔尖，但若是能够把学生工作做好，也算是大学的一个收获。果然，她也不负众望，参与组织了一场又一场大型活动，同时也为自己换来了支教保研的资格。只是让我和妻没想到的是，她竟然偷偷放弃了支教保研。接到她电话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发抖。这可是很多人抢破脑袋都得不到的机会呀，她却轻飘飘的就去掉了。顿时我怒火大烧：“平时的小事情上你叛逆就算了，如今这么宝贵的机会……”还没等我说完，她又接着说道：“老爸！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offer到了！”我可以想象，电话那头的她，眼睛一定亮得像充足了电的灯泡，“支教要一年，读研要三年，四年时间对我来说太久了。我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普通法系真正的源头。”那一刻，她从小到大的种种叛逆情形在我眼前一一闪过，只是不同于以往的小打小闹，如今她的叛逆，更多了些许经年累

## 乐水飞潭

□黄汉宜

烈日当空，突然电闪雷鸣、暴雨倾盆。潭中红光一闪，一口长满红毛的铜钟从漩涡里飞出，径直冲向天际。人们这才明白，原来铜钟为躲强盗，早潜入深潭修炼，如今是修成正果升天去了。

那时和爷爷在飞潭垂钓，工具虽简单——钓竿是晒干的桂竹梢，鱼线是麻绳，鱼钩是磨尖的钢钉，鱼饵不过是蚯蚓和米饭，却总能满载而归。一来是当年水生态好，野生鱼多，不像如今受药害、网捕、电击的影响；二来是那时人们忙着生计，没多少闲工夫下河捕鱼。

在飞潭钓石斑鱼，得全神贯注。稍分神，它就会突然咬钩，把鱼竿拖进深潭。我就遇过一回：刚把鱼钩抛下水，转身要撒尿，爷爷突然喊“咬钩了！快拉！”我还没反应过来，钓竿已被拽向潭心。情急之下，我纵身跳进潭中，溺水一把抢过钓竿踩水举在头顶，慢慢游回岸边。最后在爷爷的帮助下，终于把那条想逃跑的鱼拉上了岸——那石斑鱼足有8两重，通体暗红，瞧着就喜人。

飞潭里不只有石斑鱼，还有甲鱼，可我没那本事钓到。家乡的龚高德老人却行，他钓甲鱼有个法子：把穿了蚯蚓的鱼钩沉在潭边水底，不等到鱼漂完全沉下去绝不拉竿。有一次，他竟钓上了一只三斤多重的甲鱼。他这法子钓的螃蟹也多，我以前总笑他，可自那回见了他钓的甲鱼，就再也不敢笑他了。

飞潭，也是我夏天游泳的好去处。印象里爷爷并不会游泳，可每次我要去，他总跟着，说不放心，还吓唬我：“别去！潭水深得很，十二根牛绳都探不到底，要是腿抽筋沉

## 小河弯弯

□虞星

过脚踝，脚下的泥、身上的痒，都被水流悄然带走。

外婆放下背篓，摸出皂粉，开始搓搓洗洗。搓完，她拿起那柄粗肚子大的木棒槌，“嘭、嘭、嘭”地捶起来，水珠溅到我脸上，凉丝丝的。有时洗衣的人多，河滩上木槌声此起彼伏，水珠在晨光里跳着，奏响欢快热闹的洗衣歌。我也学外婆的样子洗衣服，但我没耐性，将衣服胡乱揉一揉就丢进水里，外婆从不恼，就坐在水边慢慢洗着，一只袜子、一块抹布，都搓洗得极认真。河水清亮，洗出来的衣服也鲜亮，妇人们将洗好的衣物摊晾在河滩上，洗洗晾晾，晾晒出一片斑斑，散发着浅淡的皂香。洗完衣服，外婆踩进水里，就着河水洗脸刷牙，微风拂过，衣物轻轻飘动，勾勒出一幅幽美的乡村生活画卷。

我常常看得出神，心想这河水怎么就总在流呢？

太阳爬上山头，我和小伙伴们扎进小河里寻蟹，鹅卵石硌得脚底生疼。掀开石头，受惊的螃蟹挥着钳子横冲直撞，水底翻涌起浑浊的小漩涡。小螃蟹好抓，一巴掌按下去就攥在手里，遇到钳子抓着铁锈红的大螃蟹，就用树枝把它逼到浅滩……等到太阳把

女儿悦悦降生那日，春意渐浓，产房外的梧桐树已然点点新绿。当护士捧出那个皱巴巴的小人儿时，她竟一声不吭，小脸儿憋得青紫。当她被护士长倒提着脚，轻拍屁股的时候，我心脏发痛，可为了她能正常呼吸，只好忍下。当我见到她哭出了声，才卸下这口气。见她第一眼，我便关注到她眉心微蹙的执拗。将她放在妻的身边，妻苍白的脸上漾开笑纹，泪光在眼角闪烁：“瞧这模样，将来定是个有主见的。”这话竟成了预言，只是未曾想，这份主见竟以一种叛逆的方式绽放。

女儿四岁那年初夏，晨光熹微中，她固执地立在幼儿园门口，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爸爸答应过的！”那双明亮的眼睛里燃烧着两簇小火苗。原来三日前路过童装店，我曾随口夸赞那件绣着向日葵的裙子好看，许下“改日来买”的空头承诺。谁知这小小人儿竟记在心里，清晨六点便催促我：“改日就是今日。”最终，她穿着新裙子蹦蹦跳跳着走进幼儿园，裙摆飞扬如振翅的蝶。那时我才发觉，这孩子的叛逆里，藏着对承诺二字最本真的坚守。

说起她儿时的反叛经历，不读学前班的抗争最为激烈。五岁那年，听说小表姐在学前班摔伤后，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思考了整整一晚。次日清晨，她站在家里的小黑板前给我和妻子讲解，一条条理由很是充分：“学前班没有幼儿园管得好”“学前班不是每个小朋友都必须读的”“我会写自己的名字我可以去读一年级”，虽然口齿稚嫩，条理却很清晰。“我在幼儿园的小朋友——某某姐都能去读一年级，为什么我不可以呢？这不公平。”最终我们妥协了，为小小的她能说出“公平”二字而妥协，让她直接就读一年级。那次胜利大约已经让她明白：合理的反抗需要充分的准备——这何尝不是法治精神的雏形？

后来，饭桌上的对话变成哲学研讨。“为什么星星不会掉下来？”“法律能管住云朵吗？”她儿时的发问犹在耳畔。最难忘那个雨夜，她突然放下筷子：“如果公平是让每个人都一样，那为什么还要分高低床？”这些天问常让我语塞。妻笑说她是“十万个为什么转世”，但我们也在她稚嫩的追问中，看见一种可贵的品质——对世间万物保持甄别与重构的勇气。

七岁那年，她突然央求她妈妈到新华书店批发了两大箱作业本。“同学们总是缺本子，我要帮助大家。”她说得一本正经，眼睛

屋门前的飞潭，是我心中永驻的一方乐水。它盛满儿时的欢声笑语，载满成长的印记，即便岁月流转，那份温馨与牵挂，始终清晰如初。

飞潭，一亩见方，像只硕大的石碗，稳稳卧在飞瀑之下。涨水时，潭水翻涌浑浊巨浪，我总远远站在对面的大田岗上，既畏惧又忍不住张望；枯水时，它又成了一面蓝色的镜子，静静映着流云与蓝天。

儿时最盼的，就是爷爷那句“走，下飞潭玩去”。话音刚落，我的心就跟着扑通乱跳——这“玩”从不含糊，不是垂钓，便是游泳，每样都让年少的我满心好奇。

原以为去飞潭，是件很轻松的事情，真走起来，却像一场惊险的探险。虽只两公里路程，却要费不少周折。清晨吃过饭，爷爷便带我出门，腰上别着镰刀与绳索。出门不远就是段荒废的下坡林路，爷爷在前挥刀砍断挡路的荆棘藤蔓，我在后面攥着衣角，小心翼翼地跟着。半小时后，便是乱石林立、水草丛生的陈皮沟，流水冰得刺骨，踩在湿滑的石头与水草上，稍不留意就会摔得皮破血流。最险的是两处十多米高的崖坎，爷爷早备下两条绳索，各自绑在崖顶的树根上，然后攀附绳索往下滑，直到翻过沟尽头的一块巨石，那片碧绿的飞潭，才算真正映入眼帘。

路上，爷爷绘声绘色给我讲发生在飞潭的传说：很久以前，一伙强盗夜里打劫了附近“庵场包”的和尚庙，想抢走庙里的铜钟，可铜钟似有先知，早早就没了踪影。直到有一年夏天，一个老者在潭边垂钓，本是

晨光熹微，一层乳白色的薄雾从河面袅袅升起，悠悠地向四周弥漫。虽是盛夏，裹挟着水雾的河风轻柔拂面，丝丝凉意令人浑身清爽、舒畅。都郁葱葱的河岸把河水揽在怀里，听任它溅起朵朵浪花，淌过铺满鹅卵石的河滩……外婆家的小河就这样牵着我的童年，弯弯曲曲地流进记忆深处。

儿时随外婆去河里浆洗衣裳。天不见亮，她麻利地背起背篓，提稳木桶，朦胧中听见拨弄门帘的声响。我急忙伸脚下床，滑进拖鞋，睡眼惺忪地跟了上去。拖鞋拍着脚后跟的脆响，和外婆的脚步声叠在一起，在乡野的寂靜里格外清亮。

沿途要穿过一大片玉米地，扁长的叶片在烈日催促下肆意生长，把窄窄的田间小道隐匿起来，走过去，从头部到脚都被它挠得一遍。每回我都长长憋一口气，快步蹿出去，可没跑几步，叶片上的小刺毛就蹭得胳膊、脖子发痒。有时，脚上沾满露水混合泥土，似一条黏糊的鱼，在塑胶拖鞋里滑来溜去，整个人直直跌下田埂，倒也不疼，只是那痒意在记忆里生了根。

穿过玉米地，下个坡，便是一大片河滩了。一见小河，我迫不及待踩进去，河水漫

清明节这天，我陪老娘闲坐。

她忽然向着我说道，前两天，村头何家志杨二姑死了，八十多岁，也算得高寿。

母亲对驼背的人格外关注。我在何家志做事多年，记起杨二姑是驼背，人到中年时，不知为何渐渐勾下头去，后来越来越狠，胸背弯成了一道九十多弧。

杨二姑的儿女多，儿女一头哭，一头烧落气钱纸，两个丫头分头就替娘揉背。可能经高人指点，趁刚落气，把老娘驼背处赶紧揉一揉。放进寿材里，首尾还显平直，只需要在后颈处厚厚垫上一叠钱纸。

我想起若干年前，对面岗上有一个驼背老头死了。可能先天是个驼子，寿衣一切穿好，准备放寿材，如同一块不上料的石头，无论怎样摆放都不妥贴。

这时有帮忙的出主意，不如取一块门板压住尸身，使两个人下力气踩。驼子老头后人不忍心，可又别无它法，只好依照这个方法办。由两个胆子大的，站上门板去，人略微跳一跳，门板下发出啪啪啪折断骨头时的清脆声音。弯了一世腰，到死终于做了一回正常人，虽然方式方法有点残忍野蛮。

至于为何非要要将驼背弄直，里头有什么讲究，谁也说不上来。可能都想，古话讲的驼子过河不得伸腰，喻人一辈子贫苦。假如真的有来世，转世托生后，不至于又是个驼子苦一辈子吧。

我那时还年幼，不懂这些。驼背老头我见过，是个裁缝，整日阴沉着苦瓜脸，不露丝毫笑意，与人交流须努力昂起头来。至于死后把他放在门板上踩平的具体细节，也是自老娘口中得来。因其手段过程有些恐怖，所以我至今还清楚记得。

回到前几天死去的杨二姑话题，我当时忽然间说了句没心没肺的玩笑话，她的后人怎么不用门板踩平？

老娘也是个驼背，背驼了十多年。她十九岁生我，又陆续生养兄妹共三个儿女，一世辛辛苦累。她忽把郑重其事把这个新闻说与我听，是不是隐隐约约在提醒我，将来真的那一天到来了，希望后人也依照这个方法，赶紧趁未收尸时揉一揉，说不定也能把驼背展平些。

我竟然硬着心说了句玩笑话。当然知子莫若母，她也知道自己的儿子生就这个性格，喜欢直来直去，没养成阿谀逢迎的性格。

老娘五姊妹，前后十多年里，郴州大舅、零溪小舅、桃源的大嬢娘，相继过世了。近几年，她时常不自然说起快要转去的话，人逐渐老去，可能有什么预感。

但老娘除了背有些驼，耳聪目明，一头黑发油光水滑，心里也没大毛病。我想找些话安慰她，总觉得言不由衷，终于什么也说不出口，心底却生出些淡淡的悲哀。

我总觉得到那一天很遥远。谁知道突然就到了眼前。

去年腊月十八，老娘突然中风，卧床大半年时间，忽然就走到了人生尽头。

七月初一，天气酷热，老娘接连两天水米不进。七月初二，周日，我莫名地烦躁不安。下午五点多时，我准备动身上武陵源去做事前，还去看一看老娘。我说，奶娘，我做事去了。老娘只把一双浑浊的眼睛望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谁知竟是永别。

七月初三中午一点多，妻在电话里哭，你在哪里？奶娘已走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此时我还在赶回家的路上，顿时禁不住泪流满面。

“奶娘，你怎么不等一等我！”我进门后，马上奔向床上的老娘，忍不住失声痛哭。老娘身体尚有些余温，我摸着老娘的脸，摸着老娘的手，摸着老娘的脚，老娘的身子只剩下一把枯骨。我方才真切切地感觉到，老娘离开我们了！

想起驼背的娘，我胸口就疼，因为我们的儿女无法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 在路上

□欧阳明辉

车窗外的风  
吹没了，草丛里的蛐蛐儿  
树叶“沙沙”的相互告别  
明年，有的能见  
有的再也不见  
我闻到了秋的气息

车灯下的路，蒙着一层薄雾  
曲折蜿蜒，山，只是一个轮廓  
路 其实没有尽头  
只是有的还没有被人开  
山的那边到底是海  
还是钢筋水泥  
我认为  
一定还是山

山的那边，不是在路的尽头  
我看到了家乡的老屋  
屋门前斗垫大的一口堰塘，堰塘的一角  
堆着一堆为老水牛准备过冬的芭茅草  
那一定是我父亲堆的  
娘只负责割  
她手臂上的划痕告诉我的  
几根泥鳅在石头缝里钻进钻出  
对了 就在那块石头上  
我还用白瓜花，钓过青蛙  
娘在堰塘边夸张的叫我回家吃饭  
这些鱼啊 虾啊  
你们真的是无忧无虑

大队部，碾房的背后  
传来了爷爷带队的  
迎亲的唢呐锣鼓声  
爷爷有一点结巴  
唢呐是他最好的表达  
那唢呐吹的哟，哇哇滴  
漫天的眼泪  
有喜，有悲  
父亲左手很神奇  
鼓垂直立在大拇指上  
不知道怎么撑住的  
小拇指上挂着小公锣  
右手的小鼓棒那个活哟  
上“咚”下“当”  
迷倒了翠花、山花、嬢妹…  
娘， 没少发脾气  
这个时候的我  
总是坐在父亲的肩头  
那是我艺术的启蒙  
是我儿时的骄傲  
乐队的迎宾队伍的最前面  
我坐的最高，看的最远  
趾高气扬的我  
应该是娘始终没有碰父亲的鼓的理由

山那边的小芳  
嫁到了我们坪上的小佬  
阿婆搓着蒲扇  
椅子旁边趴着的是阿黄  
阿婆咧着嘴笑着  
露出了那颗  
仅存，唯一，残缺的门牙  
笑容是真实的  
看到了当年她自己的羞涩  
坪上顿时热闹起来  
小孩子们唱着童谣  
新姑娘儿，上轿轿儿  
翻个岗岗儿，是你屋…

翻个岗岗儿是有座房子  
那只是个房子，不是路的尽头  
一定不是。就好像  
车灯前面的路，没有尽头  
我还得往前走，但是  
有风景无数

